

北洋军阀 统治时期史话

(1895~1928)

陶菊隐·著

武 夫 当 国





(1895 ~ 1928)

北洋军阀 统治时期史话

陶菊隐·著

武

夫

当

国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10

ISBN 7-5443-1825-7

I. 北… II. 陶… III. 北洋军阀史 IV. K25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7030 号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作 者: 陶菊隐

责任编辑: 野 夫

整体设计: 蒋宏工作室

印刷装订: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海南省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 57021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经销

出版日期: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毫米 1/16

印 张: 92.25

字 数: 1460 千

书 号: ISBN 7-5443-1825-7/K·156

定 价: 128.00 元 (全五册)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第五部 北伐军来了 1924~1928

北洋军阀的统治末日

第六十八章 段祺瑞东山再起…………… 3

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金法郎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西南联治派的活动。冯玉祥张作霖的辞职闹剧。

第六十九章 北方军阀争城夺地的大混战…………… 18

吴佩孚的“逃亡”生涯。江浙战争再起，段孙张斗法斗力。
冯奉两派的河南之争。陕西、安徽、山东的政局动荡。奉军大
举入关，冯玉祥孙传芳暗结同盟。

第七十章 广东陈家军的彻底垮台…………… 35

四川内战。川滇军“染指”湖南失败。广东的两次东征，
打垮陈家军。国民政府成立。廖仲恺血案。

第七十一章 汹涌全国的反帝怒潮…………… 48

上海的血腥风暴。五卅惨案。收回租界活动。省港大罢工。
奉军开入上海。北京的外交情况。

第七十二章 奉浙战事和奉系内部的变化…………… 71

段祺瑞“割肉饲虎”，安徽陕西江苏三省新变局。孙传芳出兵讨奉。吴佩孚、冯玉祥的不解深仇。冯奉的紧张对峙。奉军郭松龄滦州倒戈。奉军李景林、张宗昌宣布拥吴讨冯。山东战事，天津战事。

第七十三章 北方最混乱的时期…………… 92

关税会议案。徐树铮廊坊被刺。山东、河南的战局变化。信阳守城战。“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冯玉祥退出天津。张作霖召集秦皇岛会议。鹿钟麟北京政变，段祺瑞倒台。

第七十四章 奉吴两系联合讨冯…………… 117

奉吴两系的合作与斗争。吴佩孚、张作霖的北京会面。杨虎城守西安。山西战事。南口攻守战。萍水相逢百日间：邵飘萍、林白水之死。

第七十五章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的胜利…………… 137

湖南政局突变：唐生智对决赵恒惕。北伐军入湘入鄂。吴佩孚血战汀泗桥，北伐军炮打武昌城，孙传芳坐观虎斗。川黔局势。云南内变，唐继尧倒台。

第七十六章 北伐军在赣闽战场上的胜利…………… 157

南昌争夺战。北伐军对决孙传芳。孙传芳后方起火：浙江事变。福建战局。

第七十七章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172

吴佩孚拒绝奉军南“援”。张宗昌密谋附南。孙传芳向奉系亲递“降表”。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预谋“黄袍加身”。浙江自治内幕。冯玉祥五原誓师。直隶河南等省的战局变化。

第七十八章 北伐时期的外交局势 190

四川万县事件。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各国纷纷增兵来华。上海工人起义占领上海。安徽局势变化。英美兵舰炮轰南京。

第七十九章 白色恐怖笼罩南北 206

蒋介石、汪精卫争权。“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张作霖枪杀李大钊等。各国舰队在长江流域制造血案。宁汉分流。北伐军进入河南。夏斗寅叛乱。长沙马日事变。“八一”南昌起义。

第八十章 北洋军阀的末代统治者 227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蒋奉阎三角同盟。日军公开加入中国内战。宁汉双方备战，蒋介石通电下野。阎奉关系破裂，阎锡山参战讨奉。傅作义守涿州。徐州会师。

第八十一章 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 246

宁汉谈判。唐生智兵败下台。汪蒋实现合作。汪精卫广州政变。蒋介石南京复职。广东湖南四川云南四省局势。

第八十二章 日军制造济南事件 267

北伐军的军事部署。湘粤赣的工农革命。奉军全面撤退。日军制造济南事件。

第八十三章 皇姑屯爆炸案和东北易帜 280

东北局势与日奉谈判。皇姑屯爆炸案，张作霖身死。阎锡山和平接收京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张学良东北易帜。

后记 297

附表一：北洋政府历届总统、国务总理简表 299

附表二：1912~1928 全国主要军事势力简表 301



第五部

北伐军来了 1924~1928

北洋军阀的统治末日

历史在掀开新的一页。

段执政（祺瑞）卷土重来，不过已是强弩之末；张作霖枉为北洋军阀的末代统治者，连个“总统”也不敢称（称“大元帅”）；吴佩孚落魄湖北，惟剩虚张声势；冯玉祥、孙传芳、阎锡山迅速成长，不过历史再没有给他们“一统天下”的时间和机会。

北伐军来了！

孙中山逝世，新崛起的黄埔军轻而易举地打垮了陈炯明，迅速巩固了后方根据地（东征）；又入两湖，过赣闽，一打吴佩孚，二打孙传芳，三打张作霖，节节胜利（北伐）。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南方新生势力如龙似虎，大势之所趋，北方力量纷纷降服；总之1928年12月29日，少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这“天下”总算又合到了一起。

【本部分主要人物】

冯玉祥（1882~1948） 字焕章，安徽巢县人。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成为影响北方时局的重要力量，后参加北伐，加入国民党政府。

孙传芳（1885~1935） 字馨远，山东人。后起军阀之秀，1925年取得东南五省（闽浙苏皖赣）联帅的地位，1928年失败后下台。

阎锡山（1883~1960） 字伯川，山西五台人。民国后实际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地方大军阀之一，后参加北伐，加入国民党政府。

陈炯明（1878~1933） 字竞存，广东海丰人。粤系重要军阀，1925年在国民党的二次东征后彻底失败下台。

张宗昌（1882~1932） 字效坤，山东掖县人。投靠张作霖，是奉直战争中的风头人物，1928年失败下台。

蒋介石（1887~1975） 名中正，浙江奉化人。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军政主要领导人。

第六十八章 段祺瑞东山再起

一 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法国金法郎案解决

直系政权倒台后，摄政内阁首先为奉系所不满，各省直系军阀也都通电不承认这个政府。此时就有一批未参加贿选的议员，从事于维持法统的活动，主张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否认曹锟所公布的新宪法，仍以旧约法为过渡性的国家根本大法，并由非常会议选举临时总统，继续制定宪法。但是，国会除去贿选议员而外，所余议员已属无多，关于议员延长任期和除名递补等问题，在法律上又都缺少根据，而几年来国会议员分赃受贿、朝秦暮楚的种种丑恶行为，久为全国所共弃，国民党已经抛弃了护法的旗帜，北方军阀也没有人愿意支持国会，所以这一活动不久就幻灭了。

关于组织新政府代替摄政内阁的问题，冯玉祥所主张的委员制不为段与奉系所接受，最后由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以联名推戴的方式，于1924年11月15日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

段不但为冯、奉两系所推戴，同时还受到直系军阀的一致拥护（吴佩孚除外）。西南“联治派”唐继尧、赵恒惕、熊克武、陈炯明等也都表示了拥段出山的态度，不过希望段组织联省自治政府，以符合他们割据一方的目的。总之，这位两年前曾经受到万人唾骂的卖国贼，这时突然变为全国实力派所拥护的对象，似乎斯人一出，多年来不能完成的统一大业就可以完成，一切不能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得到解决。

段受到推举后，打算留在天津与孙中山见面后再往北京就职。由于吴佩孚在武汉放了一炮，冯、奉两系催促迅速成立新政府以定人心，段才提

前于11月22日到北京，24日在陆军部宣誓就职。

段在宣言中郑重其事地说道：“本执政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这个宣言发表后，全国人民为之骇然。十分明显，所谓“外崇国信”就是要承认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就是要维持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利和统治特权。此时西方帝国主义正因它们的工具直系政权被推翻，与日帝国主义产生了新的矛盾，而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普遍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南方革命统一战线的建成，它们更加害怕，这个宣言却使它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因此段上台的当天，外交团就决定承认这个政府为中国事实上的政府，同时希望这个政府对吴佩孚不再使用武力。

段的宣言发表后，国民党曾去函加以谴责。同时，全国人民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个卖国贼毕竟还是卖国贼，此时不仅仍然是日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成了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共同工具。因此全国人民和段政府展开了“外崇国信”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尖锐斗争。

段上台后，首先公布了临时政府的组织条例。这个条例规定，临时政府不设内阁总理，由临时执政主持国务会议，临时执政在事实上是以总统而兼总理。25日，任命唐绍仪、龚心湛、李思浩、吴光新、林建章、章士钊、王九龄、杨庶堪、叶恭绰为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总长。原来打算吸收奉、冯两系有关人物姜登选、薛笃弼为陆军、司法两部总长，他们都借口另有任务而拒绝入阁。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和阁员龚心湛、李思浩等都是安福系人物。这个政府虽然点缀了唐绍仪、杨庶堪两个南方政客，但是实质上是以安福系为中心的政府，唐绍仪始终未就职，随后提升次长沈瑞麟为外交总长（2月21日）。

段政府成立后，东京军国主义分子曾经兴高采烈地开会举行庆祝。芳泽公使立刻成为外交团最活跃的人物，介绍各国公使分班前往执政府致贺。他还秘密接洽以烟酒税为担保，另订借款合同，允许段政府提用以前停止支付的参战借款500万元。这就是日本政府多年以来所谋求的以新债还旧债的老办法。由于消息泄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共同反对，这笔交易没有成功。

1924年12月9日，英、美、日、法、意、比、荷七国公使在接到各

该国政府训令后召开了公使团会议，决定公推荷兰公使（领袖公使）到外交部面递照会，表示：一、愿意协助临时政府解决各项困难问题；二、各国政府对于临时政府尊重既成条约一事，表示欣慰；三、各国政府愿意在最近期内设法履行华盛顿会议有关中国的各项决议。12月20日，北京外交部在回文中又一次切实声明，中国政府尊重一切既成条约，对于各国所提的第三项意见，引为欣慰。

这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一形势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地和缓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以便采取联合行动来对付中国人民。它们想用华盛顿会议曾经许给中国的一些条件为饵，从段政府的手中换取最大的利益，进一步使不平等条约得到更可靠的保证。外交团照会中所提的第三项，主要就是华盛顿会议所决的允许中国召开关税会议以便实施二五加税的问题。这对段政府是一个极大的诱感力。帝国主义与反动政府相互表示欣慰的原因就在于此。

关于召开关税会议的问题，首先必须法国批准九国公约，而法国又以中国承认金法郎案为先决条件。就在七国公使致送上述照会的第二天，法国代办又到外交部催促开议金法郎案。此时日、法两国正在相互勾结，由于芳泽公使居间牵线，并且法、意、比、西四国所扣盐余此时已达1000万元以上，段政府渴望收回此款，因此金法郎案又在秘密交涉之中。1925年2月23日，段政府全体阁员大宴在京国民党领袖，疏通他们不要再反对金法郎案，但因疏通无效，段政府便又决定将此案秘密进行到底^①。3月9日段尚通电“辟谣”，否认有秘密交涉和承认金法郎的事情。到4月11日，财政总长李思浩与法国公使马太尔的交涉已经办好，只须外交总长签字，就把交涉的过程公布出来。

段政府在公布的文件中首先说了许多此案必须解决的理由：由于此案未解决，法国拒绝批准九国公约，关税会议不能召开，中国因为不能实行二五加税，每年国库收入至少要减少2400万元以上，而法、意、比、西

^① 1925年2月19日，外交、财政两部宴请法国公使马太尔，建议中法双方以互让精神解决金法郎案。4月2日，国务会议议决将金法郎案交司法部审查。4月11日，国务会议通过金法郎案。12日，此案由双方正式签字解决。

四国所扣盐税余款，中国政府不能动用，致使一切财政计划无法执行。其次，谈到法国公使根据 1922 年 7 月 9 日中法协定和 1923 年 2 月 10 日外交部承认依照金法郎解决的照会，屡次前来催促解决，中国政府无法加以拒绝。此案解决的主要条件为：法国政府正式声明抛弃部分庚子赔款余额，所扣盐款全部发还，庚子赔款依照 1905 年条约所规定的电汇方法折合美金计算，法国政府保证迅速批准九国公约等等。

大家知道，一切反动政府从来总是把坏事说成是好事的，可是坏事毕竟是坏事，这个协定用“汇兑美金”代替“金法郎”，哪个看出来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把戏！根据 1905 年条约所规定的电汇方法，是指法国通用货币（法郎）而言，现在折合“汇兑美金”计算，又与用硬金计算有何区别！而且随着法国金法郎案的解决，意、比、西三国当然要援例办理，中国方面在金纸对比上所受损失达到八千几百万元。以前段曾慷慨激昂地反对曹锟政府承认金法郎案，而现在自己上了台，就公然做出曹锟所不敢做的事情来。

二 段政府包庇曹锟、溥仪和压迫学生运动的种种措施

直系政权倒台后，冯军曾经搜捕参加贿选的“猪仔”议员，北京地方检察厅一度搜集有关贿选的证据，天津地方检察厅也曾票传贿选案主角王承斌、吴景濂、边守靖三人出庭对质，但段不以追究为然，所以这些事情后来都以不了了之。

此时在延庆楼丧失自由的曹锟，还在眼巴巴地盼望吴佩孚带兵前来“救驾”，逢人便问“子玉现在在哪里”。11 月 29 日，曹锟、曹锐兄弟两人正在“楚囚对泣”的时候，忽然一个团长级军官走进来，要传曹锐前往问话。曹锟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死拉着他的兄弟不让带走。站在旁边的刘夫人（曹锟的次妻）看见那个团长的脸色很难看，就连拉带劝地把曹锟拉进里面去了。

曹锐跟着那个团长坐汽车到了旃檀寺，那边马上坐堂问案。问官叫曹锐把全部财产交出来，曹锐不声不响。问官也就不再追问下去，叫人从牢

里提出李彦青来，当场施以鞭打^①，吓得曹锐面无人色，扑通一声倒在地下。问官吩咐送往协和医院医治。第二天，院方公布曹锐以糖尿病猝发不治身死。其实，曹锐在离开延庆楼时，已经吞下了生鸦片，不是什么糖尿病致死的。

曹锟听到兄弟突然死亡的消息，哭得非常伤心，闹着要见老段问个明白。12月6日，段下了一道命令：“曹锟贿选窃位，祸国殃民，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这道命令措词十分严厉，其实这是包庇曹锟的一种手段。——从冯军监视下把他救出来，改由内、陆两部监视，以免发生意外。后来曹锟一直没有受过公判。

段对冯军驱逐溥仪出宫一举也是大不以为然的，他上台的一天，就下令解除了对溥仪的监视。11月29日，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两人，由“醇王府”逃往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5日，日本公使芳泽公开在公使馆替溥仪做两旬大庆，把自己的客厅、礼堂和办公室都腾让出来，把礼堂布置得像古色古香的小朝廷一样，使馆公役人员一律戴上红缨大帽。前来拜寿的有身穿蓝袍大褂的前清遗老们，他们一律行着跪拜大礼，溥仪端坐在团龙绣花黄缎椅子上，俨然还是个皇帝的排场。这幕活剧演出不久，2月24日又有另一怪剧出现：这位“小皇帝”忽然化装易服，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下车后，早有日本人驾车到站迎接，送往日租界大和旅馆居住。事后芳泽把这件事情通告外交部，还假装糊涂地说他事前毫无所闻。其实，从溥仪逃往日本公使馆一直到逃往天津，都是日本人所布置的，可是段政府却把这个政治阴谋等闲视之，甚至连抗议也没有提出过一次。北京“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为此发表宣言，谴责段政府放纵溥仪的行为，同时严正指出，嗣后溥仪如有危害国家的行动，日本应负责任。

段政府对待危害国家的倒台总统和“皇帝”如此温情脉脉，极尽包庇纵容之能事，可是对待爱国人民却是另外一副嘴脸。

这时候，北京教育界发生了反对王九龄做教育总长的风潮，3月16

^① 李彦青是曹锟的公府收支处长兼任北京官钱局督办，管理曹锟财产，被捕后仅缴出本人所得赃款45万元。李为人卑鄙无耻，作恶多端，12月15日鹿钟麟下令处以死刑。李从狱中提出时，要求见曹锟一面未被允许，在绑赴天桥执行枪决途中大哭不止。

日，高等以上八校教职员到教育部阻止王就职，段令北京警察总监朱深率领武装警察前往干涉。段认为教育次长马叙伦与学潮有关，下令罢免其职。由于王九龄不敢到部就职，4月14日段改派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又因提出合并北京八校和设立考试院的两个计划，受到北京教育界的全体反对。5月1日劳动节、5月4日学生运动纪念日，北京学生两次举行游行讲演，都被军警干涉解散，所携传单被没收。5月6日，学生发起于次日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大会，段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分布天安门一带，警察厅通告各校不许学生前往开会，教育部下令各校不许放假，严禁学生外出，并由警察厅派出便衣侦探监视学生活动分子的行动。5月7日，部分学生不顾政府的干涉，仍往天安门集合，当场与警察发生冲突，被捕者数十人。当天下午2时，学生200余人到西四牌楼南魏胡同去找章士钊讲理，章在执政府开会未回，引起一场纷扰，又被捕去18人并解往法院收押起来。由于段政府屡次采取高压手段，5月9日，学生4000余人举行罢课游行示威运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废止限制人民自由的出版法和治安警察法，罢免章士钊和肇事的警察当局。10日，段政府下令“告诫”学生除“专心向学”外，不得从事其他活动。此时北京在冯系国民军的控制下，冯在一定程度上倾向革命和同情学生运动，段政府还不可能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段，来对付日益汹涌的人民爱国运动。12日，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出面调停，被捕学生得到全部释放。

段政府所仇视的是人民群众的进步力量，所喜悦的是守旧官僚的腐朽势力。段先后任用梁士诒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光云锦为临时参政院秘书长，丁士源、曹汝霖、陆宗輿为整理外债委员，这些都是著名反动派和安福卖国集团臭名昭彰的人物。段政府摧残工人和学生运动，不许人民爱国，这就是他在就职宣言中所提及的“导扬民智”的具体措施。

三 段政府召开善后会议。方本仁诳骗北伐军的一幕。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西南联治派在北京的活动。段设立临时参政院为临时立法机关

关于内政问题，段政府和全国人民也展开了军阀官僚专政和人民民主

运动的两种不同方向的斗争。

早在1923年6月直系举行政变驱逐黎元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时局的宣言中，即已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直系政权颠覆后，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次对时局的宣言中重申此项主张，希望国民党努力促成国民会议预备会迅速召开。孙中山完全接受了这个主张，发起召开国民会议，首先召开预备会以决定国民会议的基础条件，如召开日期以及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等；并且建议预备会由各省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联、工会、农会、反直各军、各政党代表组成之。但是，段祺瑞和奉系军阀都是些见不得太阳的猫头鹰，他们要把国家政权把持在少数人的手里，害怕人民参与国家大事。张作霖首先发起召开“六巨头”会议，所谓“六巨头”是指孙中山、段祺瑞、冯玉祥、卢永祥、唐继尧和张作霖本人。段却主张召开全国善后会议，12月25日派许世英主持召开善后会议筹备事宜，并将善后会议条例予以公布。根据这个条例，参加会议人员分为四类：（1）大有功劳于国家者二人（指孙中山和黎元洪）；（2）讨伐贿选及制止内乱之军事领袖；（3）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4）有特殊学识、资望、经验者，由临时执政聘请或委派之，其人数不得超过30人。第（1）（2）（3）三类会员如因事故不能亲身前来参加，得派全权代表出席。会议议题分为四项：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军制改革；整理财政；临时执政交议事项。会议日期规定为一个月。

善后会议条例公布后，全国人民十分清楚地看出，这是军阀官僚进行政治分赃的一种会议，与国民会议完全是两回事情。段政府表面上似乎同意了召开国民会议，但是国民会议组织法由包办善后会议的军阀官僚及其代理人讨论决定，显然不可能产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国民会议。善后会议的参加人员，不但包括各省直系军阀，甚至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也在被邀请之列（陈炯明已于12月16日复职），此外还收罗一些“名流”政客前来捧场。显而易见，段政府召开这样一个代表军阀官僚利益的会议，其目的在于抵制国民会议，而所谓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也是一张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因此，全国各地纷纷反对善后会议，并且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力争实现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段政府毫不顾及来自各方的反对，仍于1925年元旦邀请孙、黎二人前来参加善后会议，并将第四类会员30人全部聘定。被聘请的黎元洪、

岑春煊、梁启超等人，都不愿做段的装饰品，来函谢绝参加。

孙中山是反直同盟之一员。直系政权倾覆后，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先后邀请他北上讨论时局问题。1924年11月13日，孙由广州启程，17日到上海，21日乘轮东渡，12月4日由日本乘轮到了天津。孙中山在各地受到工人、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时却受到帝国主义的敌意对待。他到上海时，《字林西报》公然发表“广州大元帅不应居于商业性租界区内”的谬论，法租界竟有“不得在租界内进行政治活动”的无礼表示^①。到天津时，法国领事公然干涉不得在租界内发表政治性演说，直隶国民党支部也受到英租界当局的非法搜查。另一方面，孙中山北来，对北方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们要求改造政局、实现民主政治的情绪日益高涨。在对待孙中山的态度上，新旧势力爱憎分明，恰恰形成了一个色彩鲜明的对照。

孙中山抵津后，首先到曹家花园对张作霖作礼貌上的访问。第二天，张作霖到张家花园回拜，孙中山正在静卧中，孙科等走出来谢绝客人，张作霖一面昂然而入，一面回答着说：“今天我来向孙先生说话，孙先生可以睡在床上，不必开口回答。”于是这位“关外大帅”自由自在地关起房门来和孙中山进行密谈。他劝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都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放弃这个政策，他愿意代孙中山疏通外国人的感情。他自负地说：“这件事情包在我张作霖一个人的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以上谈话内容，是后来孙中山向随员们谈出来的。

段得到孙中山到天津的消息，马上派许世英前来代表他表示热烈欢迎。尽管段在外表上对孙推崇备至，但是他所采取的是口蜜腹剑的两面手法。在外交政策和善后会议问题上，他和孙中山正在进行着极其尖锐的斗争，在军事方面，双方也有针锋相对的一种趋势。孙中山离开广州前，由于北方局势尚未大定，北伐军事并未停止进行。当时，赣南镇守使方本仁派人到广东接洽，愿意起兵驱逐江西督理蔡成勋，请求出兵为助，因此孙

① 孙中山的上海住宅在法租界莫利爱路，现已更名为香山路。

中山派谭延闿为建国军援赣总司令^①，率领湘军及朱培德部滇军、李明扬部赣军进兵赣南。1924年11月20日，方军在赣州发动后，由于蔡成勋不得人心，赣南杨如轩、杨池生、常德盛各军按兵不动，方军得以长驱而入吉安，12月6日，蔡成勋狼狈下台。9日，方军占领南昌后，建国军也步步北进开到赣州（9日）、万安（12日）一带。14日，段政府发表任命方本仁为江西军务督办的命令，并指使方军反攻建国军，方在段的鼓励下，致电谭延闿劝其停止北进，改道入湘。17日，段又致电孙中山，请其“制止谭军攻赣”，他的理由是说直系已经失败，南军“师出无名”。其实，此时赵恒惕在湘东置有重兵，戒备非常严密，建国军入湘要补充饷械才能发动，而方采取了过河拆桥的手段，准备武装逐客，完全是一种背弃信义的行为。18日，孙在回答段的电报中指出，方本仁奉吴佩孚之命，前后进攻广东四次，吴失败后，才与建国军合作驱蔡；蔡未走前，对于建国军招之惟恐不来，蔡既走后，则又挥之惟恐不去。孙中山建议派李烈钧到江西进行调解，段对此并未表示意见。

方本仁对于建国军，一开始就用了极其阴险的“连环计”，一面邀请建国军出兵共同驱蔡；一面又派代表到兴宁与林虎订立密约，唆使“陈家军”在建国军出兵江西、驱蔡告成以后，从赣粤边境袭击建国军的后路，并以划出龙南、定南、虔南三县为“陈家军”的驻地，协助他们回师进攻广州为条件。21日，建国军进入吉安时，方即接受段的密令到樟树督师，指挥邓如琢、蒋镇臣、唐福山三师进攻建国军。26日，方、谭两军开始接触时，“陈家军”果然乘虚进入龙南、定南，并向信丰前进，因此建国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地位，不得不迅速撤退，于是方军不战而将赣南全部地区收回。

以上情况，说明段对孙中山根本没有合作的诚意，他的目的在于维持北洋派的统治权，继续保持南北对立的紧张局势，并且准备在有利的时机

^① 当时孙中山决定将大元帅府改组为“中华建国政府”，因此取消讨贼军名义，所部一律改称建国军。孙早已决定联合奉皖各系讨伐曹、吴，9月13日移驻韶关主持北伐军事，派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此时广东内部尚未统一，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等都不接受调动，只有谭延闿、朱培德愿意率师北伐，孙中山派谭为建国军援赣总司令出兵江西，派程潜为建国军援鄂总司令假道湖南北伐。程潜一路实力较弱，被阻不能前进。谭则与方本仁成立密约，先助方驱蔡，后助程取道赣西入湘驱赵，然后分道北伐，会师武汉。